

## 方舟探索事工 FAQ

### 1. 為何一個福音機構要去尋找挪亞方舟？

影音使團是一個相信聖經無謬誤的佈道團體，同時按著聖經的教導履行基督教傳媒的職責。我們相信聖經中所記載的挪亞方舟與大洪水是真有其事的歷史事實，而方舟尺寸、停泊日期和地點也正如經上所記述。

上帝給使團的使命是用影像媒體作為傳揚福音的工具，在過去二十多年，我們不斷尋找具影響力的題材製作福音節目，以此作為橋樑把人帶到上帝的面前。起初影音使團並非立意尋找方舟的真實遺跡。2003 年使團首次踏足被禁封十年位於土耳其東部的亞拉臘山，拍攝關於大洪水和方舟記載的福音紀錄片。更因獲邀參與香港挪亞方舟展館的工程，成為展館內其中一個內容供應者。因此，造就了使團有更多的機會多次前往土耳其當地，進行深入的資料搜集及拍攝製作。

在媒體世界，「評論是廉價的，事實是昂貴的」。主流媒體大多製作評論式的節目，而對於發掘事實真相的工作望而卻步。挪亞方舟這個話題，雖然過往有許多國際級電視頻道曾以此作為重點的節目內容，但在僅有的第二、第三手資料下，媒體多數以聯想推敲方式來研討這類題目。而當中大都草率地作出了挪亞方舟與洪水是神話，以及是抄襲式故事等為結論。然而，我們確信聖經創世記所記載的方舟與洪水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是上帝給人類的重要教訓及啟示。因此，作為一個微小的基督教傳媒，我們僅以單純的心祈求上帝賜下機會，讓我們能夠認真地以第一手資料作拍攝方舟為題的製作，幫助人們正確認識聖經所記載挪亞方舟的真實性。雖然我們可能要因此而付上沉重的代價，但我們相信是值得的。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上帝將方舟探索的任務逐漸顯明於使團，我們逐步認識當地的庫爾德族人、科學家以及經驗豐富的方舟探索專家，由拍攝別人探索過程的製作人，在上帝奇妙的安排下成為了第一身的探索者，並回應從上而來的差遣，甚至甘願把自己的性命交上，憑信心地親自冒險求真，在尋找方舟的同時，亦不斷經歷神跡般的帶領。

方舟探索這項任務，是上帝交給使團的第一手領受、帶領與啟示，它不是評論與意見，也不是網路資料或書籍記載。在現今末後的世代，上帝讓祂的傑作重新展現。「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是怎樣。」(馬太福音 24:37) 昔日全球洪水瞬間吞滅世界，唯有義人挪亞一家得蒙拯救。我們已盡最大努力嘗試尋找到極有可能是方舟的遺骸，並向全球公佈所發現的震撼影像，希望透過這些具體的事實於這個災難頻繁的世代，可以引起世人對聖經所記載的產生更大興趣，並且能夠趕快接受耶穌作個人的救主。

## 2. 為什麼要探索方舟，信仰應該是憑信心接受救恩而非靠實物證據？

國家地理學會前任主席 Gilbert Hovey Grosvenor 曾說：「若挪亞方舟被發現，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考古發現，是自耶穌復活之後的另一偉大事跡，這會改變所有現存的科學理念。」

上帝給我們基督教的遺產以及聖經裡的啟示，無不結合了客觀與主觀這兩種確據。我們的信仰無疑是憑信心接受救恩，不會因為能否找到方舟的實物而動搖。但搜尋聖經歷史遺跡確實有助我們對聖經的理解。因著對聖經的認真態度而進行探索研究相信是神所喜悅的。憑信心接納聖經和用理性推論聖經的可信性並非互相對立，而是可以達到互相補足、互為因果的效果。作為基督徒，我們除了信心之外，同樣也可以講求理據，但假如放棄了這個重要範疇，我們將會遺失基督教應有的大量寶貴遺產。所以挪亞方舟如果被進一步核實，其實是再一次提醒我們聖經所記載是真實的，並且可以用理性去探索及了解。故此，信心接受和理性探索是可以並存的。

而更重要的是，這個位於四千多米，極有可能是挪亞方舟遺跡的巨型古木結構及當中所保存的文物，正等待著被揭示那些早已失落的遠古文明，和上帝對現代人的重要啟示，影響力足以改寫文化及歷史，甚至為人類的起源等重大課題，帶來極大的震撼及補白，讓全球人類對生命有一個全新檢視的機會。

## 3. 挪亞方舟是個具爭議性的話題，是否適合用作佈道題材？

挪亞方舟歷來是個敏感和極具爭議性的話題，範疇包括文學釋經與歷史文化為本釋經、神話與歷史、年輕地球論與年老地球論、創造論與進化論、全球洪水及地區性洪水等等不同學說。然而，方舟是一個珍貴的佈道題材，因同時具有普世性、時代性和先知性的意義。

方舟在不同民族的宣教工作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基督教、猶太教、回教等都認受此題材，可以藉此話題進入不同文化及信仰群體，作為護教及傳福音的內容。此外，由於方舟和大洪水的記載中包含了「上帝」、「罪惡的時代」、「審判」、「救恩」等信息，是少有能夠涵蓋幾乎所有福音切入點的佈道題材；而耶穌曾講到「挪亞的日子」，更是能夠直接把話題帶到耶穌基督的救恩。

就時代性而言，方舟是最能夠引起全球關注。電影《2012》不單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方舟探索的成果亦帶來全球超過百多間媒體關注，在歡呼與爭議聲中，正推動了方舟探索成為一個熱門討論的話題，是一個難得的時機吸引大眾注意聖經的記載。早前我們在北京舉辦的發佈會亦吸引了中央電視台及北京電視台關注，在報導中講及了聖經記載的挪亞方舟，正好反映這股熱潮。

現今世界對災難意識強烈，大地震、海嘯等災禍並不遙遠，容易令人聯想到挪亞滅世洪水的時代，而方舟探索這個題目的出現，正好是一個引入福音機會，再次提醒人在亂世中，要把握機會認識真正的拯救主。

聖經說，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道。要是等待到爭議平息了再去傳福音，只會錯過很多時機。此外，即使沒有爭議性的題材，例如早已被科學界及考古學界證實的死海古卷，同樣有很多人作出不同的批評，從多角度提出反駁與質疑。所以，沒有爭議性的佈道題材與是否有助人對福音產生興趣是沒有必然關係的。

#### 4. 方舟探索與神學研究有什麼關係？

各個神學派別對於聖經的記載，尤其是對摩西五經的記載是否屬歷史事實都有著不同的解讀。影音使團的前設是相信聖經沒有謬誤，以及相信經文中所記載有關洪水與方舟的內容是歷史。對應創世紀有不同解讀的學說，方舟探索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求真進路。

我們並非為了神學或某一學科的討論而開展探索方舟，而是單純地從聖經及傳媒求真的角度出發，希望這項具體的發現及話題能夠協助未信者成為接觸上帝的切入點。方舟探索不單是一個佈道的題目，更對於聖經護教、解開創世記洪水前的文明，有其貢獻及意義。方舟在聖經裡是上帝救贖歷史中一項重要的事件，而考古對了解聖經的歷史背景是可以作出補充知識及資料的作用，且對於創造論及人類的本源提供了更有力的佐據。方舟探索的論證，並不是與神學對立，而是互相補足，成為人認信上帝的其中一個途徑。

#### 5. 為什麼要採用新聞發佈的形式來公佈探索成果？

在考古學中公佈發現是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方式，按著這些所發現資料而寫的評論文章或考古文獻一般需要最少六個月至一年的時間。由於是次發現的重要性及所屬地區的獨特性，從考古文物的角度而言，它的安全及保安是首要關注的事情。在聽取專家意見後，認為最好的處理方式是由探索隊把有關重要發現，盡快向外公佈，以確保發掘地區得到適當的保護，並同時尋找合適的專家們闡釋當中的資料，然後才出版刊登學術書籍文獻。

此外，由於是次探索隊是由中國及土耳其人組成，而發現地點亦屬於土耳其國境，這次世界性大型發佈的方式也是因為尊重當地的國情，而作出策略性的部署。在此之前，有許多探索家用了西方人士認為「正常」的方法來進行，但大多失敗而回，原因是他們不獲政府批准而私自上山，更於獲取資料後暗地帶到自己所屬國家研究發表，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已經令土耳其當地人士感到不滿及尷尬。2004年便有美國探索者正因不瞭解此國情，而高調組織科學團員大規模上山探索，最終因為被土耳其軍方禁止而胎死腹中。

在土耳其探索方舟不是單純的學術科研項目，而是集宗教、文化、政治及科研的題目，這是經常被人忽略而又需要高難度的技巧。與所有跨文化宣教所需要的一樣，我們充分尊重土耳其的法律、文化和人民感情。因此，使團不單要與土耳其地方政府的保持良好溝通，並且尊重當地考古專家們，經由他們親自驗證探索成果。

經過與土耳其官員商討後，大家一致決定在香港、中國及荷蘭舉行新聞發佈會，希望讓這重大的探索成果能發放至國際新聞平台，提升影響力。而土耳其的相關官員亦有親自出席我們的發佈



會，由最初只有地方政府以至及後的中央官員等，都表示了認同、信任和支持，更認可我們這個團隊是負責任的中國基督徒，與「挪亞方舟國際事工」簽署協定，表示同意及支援認可的國外科學家前往考察。

## 6. 影音使團為何不公開木結構地點及所有證據？

在探索的每一個階段裡，影音使團諮詢了很多具相關知識及經驗的專家學者的意見。整個方舟探索過程極具難度及複雜性。同時，鑒於與土耳其的阿勒省政府簽訂了合作備忘錄，我們必須遵守有關協議，包括向政府引薦可合作的個人或科學團體。又由於這項探索工程相當複雜，不單關乎學術界，更涉及宗教、政治、軍事等敏感因素，我們只能夠嚴謹地選出一些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及認受性的學者專家。而對關心方舟探索的學者及主內同道，我們主要以舉辦分享會及電郵形式向他們發放最新進展。我們會按時儘量向公眾提供被容許公開發放的資訊，至於一些守密協定下的資料，在未取得有關部門確認同意前是絕對不能公開，例如方舟遺骸的地點，一方面為要尊重當地政府與合約精神，另一方面亦需要顧及到保護木結構與當中文物的需要。

## 7. 最新發現位置與之前發現的是否同一地點？

最新的位置是後來才發現，與上一次探索的地點在同一高度，但不同位置。第一個位置是處於當地人世代相傳的地方，由於裝備不足以致無法進入。我們只能從外圍拋入石頭，看到被冰覆蓋疑似木的物體，但後來這個地點在地震中倒塌了。之後我們才發現了另一個新的地點，並能夠進入當中清楚看到內部的結構，相關的珍貴影片已收錄於電影《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

## 8. 為何不待木結構經考古作百分百證實後才公佈及佈道？

面對一個歷來充滿爭議卻又是影響深遠的課題，探索團隊在多年來做了大量資料搜集工作，甚至派資料搜集員長駐當地，花了相當的時間與土耳其國內外的探索專家及學者作交流討論，同時亦出席了多次的世界方舟會議論壇，因此得到了當地學術機構認可。伊斯坦堡大學著名考古學家鄂台·貝利教授也幾度在學術年刊中發表過探索的成果，提到我們是全球最認真的方舟探索隊，更直言這次成果是方舟探索歷史上最大的發現。

由於這次突破性的發現，並無先例可循，所以我們一直採用最謹慎的態度處理手上的影像及資料。我們走訪美國、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土耳其、伊朗及荷蘭等多個國家的考古學家、地質學家、歷史學家、神學家和方舟探索家，向他們展示木結構的片段，尋求客觀的意見和專業分析，為山上的影像紀錄提供最合理的解釋，他們一致認為這木結構「最大可能是挪亞方舟」。更有部份專家學者表示願意登山作進一步詳細的實地考察，為探索隊帶來極大鼓舞。他們的討論亦收錄於電影中。此外，經過專家們的建議，我們嚴謹考慮後才對外作了公佈，期望在各地能尋找更多合適的人選參與探索團隊。

在學術裡面有兩種方法可以鑑定事物的真實性，一種純粹用邏輯哲學思維，通過定義計算出絕對的答案；另一種可以重複做實驗得出相同的結果，最後得出百分百確定的結論。但是人類文化學科，包括挪亞方舟所屬的是史前歷史考古科目，是不能透過一般科學方式作鑑定，而是需要通過歸納法及許多旁證，作有根據的理性邏輯推論，從而得出最大可能性及最高可信性的結論，所以並不會得出百分之百絕對的答案。例如研究聖經的可信性，幾千年前發生的事本身就不可能重複再做實驗，也沒有人可以從挪亞時代能夠活到現在做證明。

不論是否找到方舟，或有多少的證據，使團也會以宣講福音為目標，何況現在有這樣如此接近可能是挪亞方舟的影像證據。然而，方舟是一個話題，一個橋樑，一個媒介，我們的佈道會與電影中最重要講述的，不是叫人因相信所尋獲的方舟實體而信耶穌，更關鍵的是向觀眾呈現整個事件中不變的核心，就是透過方舟在末世中的意義引向耶穌基督所施行的寶貴救贖，再配合探索隊員的親身見證經歷，在聖靈的感動帶領下，於過去兩年在世界各地已超過7,000人因而歸主及慕道。

當然，更豐富的考證資料，是有助更新佈道內容及擴闊佈道對象層面，兩者同步進行可帶來最理想的效果。

## 9.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挪亞方舟」是什麼意思？

在論證上，有一種方法叫做排除法（Deductive Reasoning），這種前設方法在歷史考古學上是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許多考古發現都是用排除法來進行推論。

土耳其當地考古學家在看到此處發現的所有探索影片後，根據他們的考古經驗，及基於過往的相關資料文獻，首先從環境學論證排除了山上四千米有天然樹木的可能性；亦因為阿拉臘山是備受關注的重地，若有人在上面修建必定會有記載，而建築物主要是以石和泥磚建造，相對用木材的比例較少，而且阿拉臘山三千五百米以上更從未發現過人類活動的考古遺跡，因此排除了木結構的多個可能性，包括：房屋、軍事設施、飼養動物的地方及宗教場所。經過進一步研究其建築特色、功能和所保存的文物後，考古專家相信這木結構是屬於一個古代海事建築。根據以上推論和研究，就只有聖經記載的挪亞方舟是合乎在歷史文獻及吻合歷代的目擊者所存留的描述細節。

由於這次探索的成果是基於證據、古代歷史文獻和眾多目擊者的證詞，而唯一最有充分理據的解釋就是挪亞方舟。加上探索隊多年來在這個題目上的深入資料研究，並相信聖經中對方舟的歷史記載，更在整個過程一直有神的帶領和印證，終能親手觸摸冰封雪嶺的木結構，內心有極大的確信。在客觀的理據，主觀的感受，以及神跡般的經歷下，即使九成九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說法，都只是為了形容和表達是次發現極大可能是聖經中所記載的挪亞方舟的意思。同時，亦留下空間讓跟進的實地科學考證及學術上的詳盡研究，為這個發現作進一步認受性的提升。

## 10 · 方舟探索對使團其他事工有沒有影響？

一如既往，使團是透過多個媒體平台以推動各項事工，傳揚福音，方舟探索是其中一個項目。各個平台及事工的日常營運，均屬獨立運作和發展，並不會因個別項目而受到影響。

## 11 · 如何分辨方舟探索與其他平台及事工的奉獻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於 2006 正式成立，並註冊為非牟利機構。機構的其中一項事工為方舟探索，其奉獻亦會清晰地撥作相應的賬目，故此各個平台及事工的賬目是以專款專用為執行原則。每次籌募經費時，我們會以代禱信的方式表達籌款需要。另外，亦會定期舉辦分享會，與奉獻者作直接匯報、交待事工進度及聽取意見。而所有帳目報告每年必須經專業核數師審核，以及受到政府在法務上的嚴謹監察。

## 12 · 若他日發現木結構不是方舟，會否絆倒信徒？

這次探索成果是經過我們盡上最大努力及在現有的資源及資料下作的查核和驗證，並且得到世界多位專家學者不同角度的論證，以及土耳其官員積極而正面的肯定，是有足夠根據的推論，就是發現的木結構極有可能是挪亞方舟的遺骸。雖然，我們仍可對此有所考慮，但並不擔憂。事實上科學本身是沒有辦法百分百證實這就是挪亞方舟，但如果要說它不是，是需要提出有說服力的實質證據來反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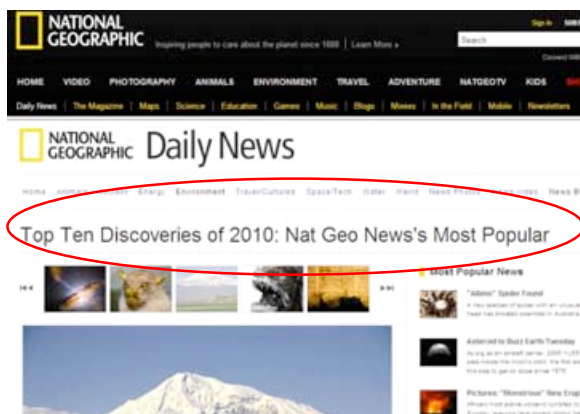
事實上在每一場的电影佈道會，我們都不是強調已經找到挪亞方舟，而聚會中的決志者也不是因為方舟被學術界完全證實而相信耶穌，相反我們強調是透過電影的反思性信息及透過探索隊員的親身經歷，讓觀眾認識到耶穌基督真實的帶領，在末世中明白聖經有關挪亞方舟事跡的記載及教訓，呼召人在基督的救恩下認罪悔改及歸信主。

所以，我們再次強调用方舟探索這個話題來傳福音，核心是叫人相信方舟背後那位施行拯救的耶穌基督，而不是單單相信所探索的方舟實體本身。方舟探索是一個福音話題，是一個切入點，人仍須憑信心相信和接受耶穌的救贖，因聖靈的感動作為得救的憑據。



1.3 · 《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的宣傳品上所引用的國家地理標題從何而來？

在不同的階段按著不同的載體特性，電影宣傳品所引用有關的字眼全部是根據國家地理的英文及中文網站標題，請參照下圖。由於相關報導的標題有多個版本，我們曾去信國家地理提出查詢，至今未獲回覆，而有關網站亦未有作出任何更改。





(國家地理中文網站：即「華夏地理雜誌」的網站，網站清楚說明「華夏地理雜誌」乃「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http://ngmchina.com.cn/aboutus/4-9.html>)



## 有關考古學術知識的疑問

就今次在亞拉臘山木結構的發現，引申出不少有關學術知識上的疑問，我們不斷走訪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其中畢業於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並現職古生物研究公司研究部主管的祖·克蘭克博士 (Dr. Joel Klenck) 作出以下詳盡的回應。

### 1、為什麼木結構內會有蜘蛛網、禾稈草、還有看似近年出土的木？

祖·克蘭克博士指出：「今天在亞拉臘山上的相約海拔地區，昆蟲與雀鳥都是顯而易見的。此外，比亞拉臘山還要高的海拔地區，6,700 米以上的山嶺也曾經找到蜘蛛。我們可以合理地預計得到，蜘蛛形綱動物有機會在古代時期已進入了木結構。」

禾稈草和看似近年出土的木方面，祖·克蘭克博士回應：「大型木結構內的植物標示出極佳的保全狀態，因為這些遺留下來的東西被包裹在一個細小空間裡，封存於木結構內，外面堆滿了厚重的冰和岩石層。」有關大型結構物處於極其良好保存狀態這一點，克蘭克表示，「很多人都熟識，1977 年曾經在西伯利亞東北部的科雷馬河 (Kolyma River, Siberia) 發現了幼生長毛猛象遺骸，與及 1991 年冰人奧茨 (Ötzi the Iceman) [譯按：1991 年於阿爾卑斯山的奧茨塔爾山冰川 (Schnalstal Glacier) 發現的天然木乃伊，從他身邊發現的銅斧可證明歐洲的銅礦開採至少在公元前 5,300 年就存在了，比之前所知道的還早了五百年。]

亞拉臘山上的考古物群有較好的埋藏保全條件，因為那些空間被層層的岩石、冰、木頭覆蓋著，情況就有如一個俄羅斯套娃娃 [譯按：俄羅斯特產木製玩具，由多個一樣圖案的空心木娃娃一個套一個組成]。」

### 2、有人懷疑這次木結構的發現是造假，木材是由地面搬上山重建？

祖·克蘭克博士認為：「該遺址面積很大，長度也許超過一百米，深度至少有兩個樓層那麼高，並且掩埋在高達 15 米厚度的石堆和冰塊之下。」因此克蘭克博士相信這個木結構絕不能搭建而成。假若要將如此龐大面積巨型木結構從平地搬往 4,000 多米高山，絕對需要使用大型軍用器材才能完成。然而在這個軍事及政治相當敏感的亞拉臘山上，又豈可隨意使用大型器材搬運木材造假？

### 3、碳 14 為何有不同報告？

木樣本進行過初步年代檢測，結果由少於五十年至四千八百年不等，因而引起極端創造論者質疑，但需要留意的一點是，他們排除文物考證，結構分析的重要性，祖克蘭克博士認為看似矛盾的年代化驗報告，正好反映一個客觀事實，木結構有不同年代的訪客留下年代痕跡。他指出由於近代也有不同探索團隊曾造訪亞拉臘山，因此碳 14 的年代結果，正好反映遺址持續發生的現象。

其中亦不排除部分樣本在採集過程中受到污染，所以碳 14 報告不能成為唯一的判斷是否方舟遺骸的標準。考古學家認為碳 14 的結果是其中一個參考，更準確的方法是核實當中找到的物品及植物遺跡的年代，並使用歷史比對及科學排除法作判斷。

### 4、為何拍攝到的木造板塊照片，切口好像經過現代工業刨床造成？

祖克蘭克博士從古代海事建築中舉例解釋，「類似的木材紋理也出現在古代其他的木建設，尤其是海運建築，例如，從地中海西部的梅略卡島(Minoca)海灣 Binissafuller 的公元六世紀考古發現、公元五世紀羅馬的菲烏米奇諾鎮(Fiumicino)、公元前四世紀塞浦路斯的凱里尼亞(Kyrenia)、在土耳其 Pabuç Burnu 發現的公元前六世紀古船上的甲板。那些木材紋理是由石製和後來發展成金屬製的鑄子及其他工具所做成的，這一類工具多見於製造光滑表面的建築技術中，在造船業中製造肋材(futtocks) [譯按：futtock-shrouds 用以支持中桅索具下端的鐵鍊或鐵杆] 和桅頂橫桁上。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在亞拉臘山上遺址中出現的木造板塊是來自古建築。」